

## 第二回 長安街花擔上遇良緣 紅菟村詩扇中得佳偶

詞曰：

春光足，春光到處花如簇。花如簇，一枝兒紅，一枝兒綠。夭桃喜已藏金屋，芳蘭忽又香空谷，香空谷，莫歎無才，只愁無福。

卻說司馬玄在長安街遊玩，忽見一個老者挑擔花賣，白白紅紅，甚是可愛，因上前觀看。此時是三月天氣，日色暄暖，那老兒挑得熱了，歇下擔，就取出一把扇子來扇。司馬玄看見那扇子上字寫得龍蛇飛動，不像個村漢手中之物，他且不看花，先用手來拿他的扇子。那老者看見司馬玄衣冠齊整，跟著家人，知道他是個貴人，不敢違拗，只得將扇子遞了與他。司馬玄接來一看，卻是一首詩：

桃李隨肩獲厚賞，幽蘭空谷有誰知？

越溪不作春風遇，還是芋蘿村女兒。紅菟村尹氏苻煙有感題

司馬玄初意看詩，只道是甚才人題詠，及自讀完，芳韻襲人，字字是美人幽恨，又見寫著：「尹氏苻煙」，心下大驚道：「終不成又有個才女？」因問老兒道：「這首詩是誰人寫的？」老兒笑嘻嘻答道：「桃花也有，杏花也有，莫有梔子。」司馬玄道：「我問你扇頭。」老兒道：「蘭花方有箭頭。」司馬玄見他耳聾，只得用手指著扇子大聲說道：「這字是誰人寫的？」老兒方聽見，道：

「相公問這字是那個寫的麼？」司馬玄道：「正是！」老兒笑嘻嘻的道：「我不說。」司馬玄道：「為何不說？」老兒道：「這扇子是隔壁尹家姑娘的，我借來扇，我若說了，他要怪我。」司馬玄道：「扇子固是他的，這扇子上詩句是他寫的麼？」老兒又笑道：

「相公好不聰明！他的扇子不是他寫，難道我老漢會寫？」司馬玄笑道：「這尹家姑娘今年幾多年紀，便曉得作詩寫字？」老兒又笑嘻嘻道：「我不說。相公買花麼？照顧我買些，若不買，還我扇子，我別處去賣。」司馬玄道：「不買花，扇賣與我罷。」老兒搖頭道：「扇子是借來的，不賣。」司馬玄道：「我多與你些銀子，賣了罷。」老兒道：「相公與我多少銀子？」

司馬玄就在家人銀包內取了一錠，遞與老兒道：「我與你，你肯賣麼？」老兒看見一錠紋銀有二、三兩重，連忙送還司馬玄道：「相公請收好了，不要取笑！」司馬玄道：「我當真要買，誰與你取笑？」老兒心下疑疑惑惑，又不好收，看著司馬玄只是笑。司馬玄道：「你不要笑，你收了銀子，我還有話問你。」老兒見口氣是實，便滿心歡喜，將銀子塞在腰裡道：「相公果然買我這扇子，我連這擔花也送了相公罷！」司馬玄道：「花到不要你送，你只對我說，那尹家姑娘今年幾歲了，生得人物何如？這作詩寫字怎生會得？」老兒想了道：「如今只得要對相公說了。只是說起來話長，這裡站著說話不便。」司馬玄道：「此處到呂衙不遠了，你可挑了跟我到呂衙來，我叫呂老爺連花都替你買了。」老兒歡喜，果挑花跟到呂衙。

司馬玄叫家人將花送入呂衙內裡，卻自己帶了老兒到書房中，叫他也坐了，細細盤問。老兒道：「我們住的那地方叫做紅菟村，出城南去有十七、八里，那裡山清水秀，十分有趣。舊時有個李閣老老爺，為知為甚事，皇帝惱他，叫他住在城外，整整的住了七、八年。他閒居無事，因愛這紅菟村好景致，便日日來遊賞，有時住在妙香庵，幾個月不回去。那時這尹姑娘才八、九歲，頭髮披肩，生得彎彎眉兒、俏俏身兒，眼睛就如一汪水兒，面頰就似一團雪兒，點點一雙腳兒，尖尖兩隻手兒，走到人前就如水洗的一般，也時常到庵中玩耍。李老爺看見，愛他生得清秀，因叫他認幾個字兒。誰知他聰明得緊，一過目就認得不忘。李老爺歡喜，便教他讀書、做詩文。不期這尹姑娘天生成伶俐，學著就會，又寫得一筆好字。李老爺對人說：『這個女兒好文才，若是做個男子，定要中舉、中進士、做官，可惜生在鄉間，恐怕無人知道，埋沒了他的才學！』李老爺臨起身回去，還再三對尹老官人說：『你莫要輕看了你女兒，他是一個女中才子，異日定有高人來訪求。若誤嫁了村夫人俗子，便令山川秀氣無靈了！』故此尹姑娘今年一十七歲，尚未曾許與人家。李老爺起身時，又將帶不去的許多書籍、文章、古董、玩器都與了尹姑娘。他如今那裡像個田家女兒，每日只是燒香、看書、作詩、寫字，就像個不出門的秀才一般。尹老官兒也不敢去管他。今早我來賣花，因怕天氣暖，問他借了這把扇子來，許說回去就還他。如今賣與相公，回去只說調個謊，說失落了，只怕他還要怪哩！」

司馬玄聽了這番言語，不覺身子俱飄飄不定。因又問道：「這尹姑娘寫的詩稿與扇子多麼？」老兒道：「他終日不住手的寫，怎麼不多？」司馬玄道：「若是多，不論詩箋也罷，斗方也罷，你再拿些來賣與我。」老兒道：「相公說定了，若真要買，我求也求他些來。」司馬玄道：「我真要買，你只管拿來！」說罷，老兒要去，司馬玄又叫家人到呂衙裡討了三錢銀子，還他花錢。老兒歡喜不勝，挑著空擔一路上想道：「今日是那裡造化，撞見這位呆相公？一把白紙扇子就與我一錠銀子。我回去問尹姑娘求他十把扇子，明日賣與他，可不又有十錠銀子？到是一場富貴了！」

老兒到家已是下午，走到園中放擔。只見尹苻煙在無夢閣上憑欄看花，忽見老兒回來，因叫道：「張伯伯，今日花都賣完了麼？」張老兒聽見，忙走近閣下，笑嘻嘻說道：「今日造化！撞見一位少年相公，瘋瘋顛顛、又肯出錢，都替我買了。」尹苻煙道：「這等說，是得利了？」張老兒道：「利雖得些，卻有件事不好說，亂亂的將姑娘借我的扇子失落了，卻如何處？」尹苻煙道：「扇子失落不值甚的，只是有我寫的詩句在上面，恐被俗人拿去，便明珠暗投，許多不妙。」說罷，老兒因肚飢，就去吃飯。因取出那錠銀子稱稱，足有二兩六、七錢，連賣花的三錢放在一起差不多三兩，滿心歡喜，就取一塊碎的買了壺酒來吃在肚裡，不覺醺醺醉了。又想著還要尹苻煙的詩扇，又走到閣下來，不期尹苻煙已下閣去，只得從後園門轉了過來。

原來尹苻煙這住居甚是幽雅，門前一帶深河，樹木交映，李廷機替他題了一個匾額在門前，叫做小河洲。尹苻煙又在臥房之外收拾了一間軒子，藏貯這些經書子史與古玩之物，自家在內時時娛弄。因想：「當日西施以浣紗著名，我豈浣紗之婦，西施浣紗，我實浣古。」遂自寫一匾叫做「浣古軒」。

此時尹苻煙正下閣來，在軒子裡閒坐。忽見張老醉醺醺來道：「我還要進城去賣花，天氣熱，明日姑娘若有多的扇子，再借我三、五把去扇扇。」苻煙笑道：「張伯伯，不要取笑！就是大熱，也只消一把足矣。為何就要三、五把？」張老兒道：「越多越好，替換著扇，便省得扇壞姑娘的扇子。」尹苻煙因他是父親一輩的老人家，不好回他，就在案頭取了一把白紙無字的與他，道：「張伯伯，拿去將就用罷。」張老兒接在手中，看見沒字，便道：「這個不好，須是姑娘寫幾個字在上面才好。」尹苻煙見張老兒說話有因，便回說道：「寫詩沒有了。」張老道：「若沒詩扇，便是寫下的花箋，或是斗方，可借我幾張水盪盪日頭罷！」尹苻煙心下想道：「他要詩箋何用？定是有人叫他來求。」因笑說道：「詩扇、斗方都有，張伯伯須是老實說，是誰叫你來？」

張。」

張老兒見說著心病，便笑道：「我不說，我說了姑娘要怪！」尹苻煙道：「張伯伯實說，我不怪！」張老兒道：「就是方才說的那位少年相公，原要買花，因看見了扇子，連花都不買，拿著扇子讀來讀去，就像瘋了的一般，定要與我買。我不賣，他急了，就拿出一錠銀子與我，我看見有些利錢，只得瞞著姑娘賣了與他。他叫我再拿些去賣，因此又來求姑娘。你若肯扶持我，我登時就是一個小財主了！」

尹苻煙聽了，心下想道：「此等名利世界，肯出價買我扇上詩句，必是個真正才子方能如此。若論詩文好合，要算做一個知己了。只怕還是見了女子名字，一時猛浪，強作解事耳。」又想想道：「我有主意了！」因對張老兒說道：「詩扇賣與他也罷，只是賣賤了，你明日須要去與他找價。他若肯出五十兩銀子便罷，若不肯，退還原銀，討了扇子回來。」張老兒笑道：「姑娘要我，他如何肯出許多？」尹苻煙道：「我不要你，你只管去找，包管他肯。」張老兒道：「姑娘，既如此說，我明日便去與他找。但我看見姑娘往日寫得十分容易，何不送我一張？等我順路去賣，倘或他不肯找，我好將這張多少賣些，也不空了。」尹苻煙道：「你找了價來，我再多與你幾幅也不打緊，如今沒有。」張老兒沒奈何，只得回去睡了。

到次早，又挑了一擔花進城，便不到市上去賣，一直挑到呂衙來，把擔歇在所傍階下，竟自走到書房裡。此時司馬玄正拿著尹苻煙的詩扇，在那裡吟誦。忽見老兒走來，便迎出來道：「你又有甚詩、字來麼？」張老兒道：「詩字雖多，卻未曾拿來。」司馬玄道：「為甚不拿來？」張老兒道：「昨日賣了那把扇子與相公，回去受了尹姑娘一肚皮氣。」司馬玄道：「為甚受氣？」張老兒道：「他說我賣賤了，十分怪我。叫我來找價，若是相公肯找價便罷，若是不肯找，將原銀送還相公，討回原扇。」司馬玄道：「他要多少銀子？」張老兒道：「他要五十兩銀子，少一釐也成不得！」司馬玄心下暗想道：「故索高價，自是美人作用。我莫若借此通個消息。」因說道：「五十兩銀子不為多，只是這把扇子舊了，我不要，原退與你。有別的詩文拿來，便是五十兩也罷。」張老兒聽了，著驚道：「相公退回原物，定要原銀了？」司馬玄道：「扇還你，原銀就送你買酒吃，我也不拿了。只是別樣詩文定要拿來。」張老兒聽見不要原銀，滿心歡喜道：「一定拿來，相公可將原扇還我罷！」司馬玄道：「你在門前等著，我就拿出來。」張老兒出去，司馬玄忙取一柄白紙扇，與原扇差不多，就依韻題了一首詩在上面。拿出來遞與張老兒道：「你拿去罷。」張老兒村人，那裡認得真假？接了扇，挑起花擔就走，走到各處忙忙賣花。回去先不歸家，就將扇子送還尹苻煙道：「我說他不肯找，原扇退還，放在桌上！」便不多言，就走了家去。

尹苻煙心下想道：「我就說是個猛浪之人，見索高價，便支撐不來，愈見真正才人難得！」歎了口氣，再拿起扇子來看，乃是和韻一首詩，卻不是原詩扇，只見寫得風流可愛。遂讀道：

女可指涂郎可賞，一人只願一人知。

花枝漫向珠簾泣，已露春情與燕兒。蜀人司馬玄步韻奉和求斧正

尹苻煙看了，又驚又喜道：「吐詞香豔，用意深婉。如此看來，到是個慧心才子！」將詩看了又看，十分愛慕。心下暗想道：「我尹苻煙天生才美，從不讓人。但恨生不得地，絕沒人知。況父母鄉人，絲蘿無托，今幸遇此生，若再不行權，便終身埋沒。」因又取一柄白紙扇，再題一首道：

一縷紅絲非重賞，花開合要春知。

高才莫向琴心逗，常怪相如輕薄兒。尹苻煙漫題和

尹苻煙寫完，自看自愛道：「只怕此生不真心愛才，若真心愛才，見了我這首詩，便是公卿之女招他，他必定舍彼就此。」因走上無夢閣來叫道：「張伯伯，你今日這把扇子拿錯了，不是我的原扇。明日進城，須要與我換來！」張老兒道：「這個秀才也不是個好人，怎麼就掉綿包兒？」心下暗想道：「我說為何不要我的原銀？原來抵換了。」尹姑娘，不妨事，我明日與你換來。還要說他哩！」尹苻煙遂從閣上將這把新寫的扇子丟下來道：「明日你千萬要換來！」張老兒收了。

果然次早挑花進城，就先走到呂衙來，恰好門前撞見司馬玄，因說道：「相公原來不老實！怎麼將假扇來騙我？又叫我受了尹姑娘一肚皮氣。」就將帶來的扇子，遞在他手裡道：「快快換與我去。」司馬玄接扇一看，見又是新題，滿心歡喜。便也不看，收入袖中道：「昨日果然是我一時差了，你等我取了來還你。」因回書房細細展玩，不勝心醉道：「此女不但才高，而詞意甚正，要我明公正氣去求親，不要私相挑引。這段姻緣又是僥天之幸！」因取一把白扇再題一首道：

敢將微詞作聘賞，關關相應兩相知。

夭桃既作投桃贈，月老改為花老兒。司馬玄漫和

司馬玄寫完，正要拿與張老兒，忽呂柯走到書房來撞見。拿他扇子一看，笑道：「看兄這首佳作，何處又有絲巾莫之牽？」司馬玄道：「此事正要與兄商議，兄略坐一坐，等我打發他去了來。」忙拿了扇子，走到門前遞與張老道：「這是他原扇，你拿去罷。」張老兒道：「相公不要又錯了！」司馬玄道：「不錯，不錯。」張老兒收了扇子，挑著花擔而去不題。

卻說司馬玄回到書房，將尹苻煙兩把扇子都遞與呂柯看，又細細將買花情由說了一遍。呂柯道：「看此二詩風旨韻趣，怪不得兄又要著魔了。」司馬玄道：「我自蜀至京，不遠數千里，一路尋訪，並無一個可人。今居京師連獲二美，古稱燕趙多佳人，信不誣矣！兄看後一首詩，已明明心許，我司馬玄四海求風，今有美在前，棄而不顧，在此理也。此事還要煩兄作伐！」呂柯道：「此事作伐不難，但華老師之事又將若何？」司馬玄道：「且等兄為我訂下，待明年饒幸再看機會，倘或叨兄福庇，得能兩全，便不虛我司馬玄為人一世也！」呂柯笑道：「兄何貪心不已？倘再有一個又將何如？」司馬玄也笑道：「決然不能再有，若再有也不值錢了！兄須為我作伐。」呂柯道：「此女住居何處？」司馬玄道：「在城南紅菟村。」呂柯聽了道：「原來就是此女。」司馬玄道：「兄為何曉得？」呂柯道：「小弟做孝廉時，曾在城南柳塘讀書，離紅菟村不遠。有人傳說李九我罷相時，常稱紅菟村有個小才女，今兄所遇，竟然是他，可謂名不虛傳矣！自然要為兄作伐。」司馬玄道：「須早為之。」呂柯道：「這不難，他鄉下人家，只消備些聘禮，叫家人去。他知兄一個解元，又說是小弟作伐，再無不允之理。」司馬玄道：「這個斷然使不得！況不見此女詩意甚是持正。若叫人去，他定道是輕薄他，這段姻緣斷斷不成。仁兄若肯周旋小弟，須卑詞屈禮，親為一行，這親事才妥，聘金厚薄不論。」呂柯笑道：「仁兄這等著急，小弟焉敢不往？」

遂撿了一個吉日，備了聘禮，叫家人帶了吉服，起個早，竟坐四轎出城，望紅菟村而來。才出城，行不上半里路，忽撞見常在他門下走動的一個門生，姓劉名言，是個名色秀才，也抬著一乘轎子對面而來。看見呂柯，慌忙跳下轎來道：「呂老爺，大清晨在何處

去？」呂柯也停住轎，答道：「往柳塘，有些小事。劉兄何往？」劉言道：「貴同年王老師托門生到貴座師華相公處，有些事故。」因在路上，說不得幾句話，就別了。呂柯簇擁而去。劉言下了轎，就步行幾步，只見呂家家人都披著紅，扛抬許多禮物隨後走來。劉言心下想道：「這是聘禮，難道呂老師娶妾不成？」因這些家人都是熟的，便走上前，拱拱手道：「好興頭耶！」眾人認得，便立住腳道：「劉相公那裡來？」劉言也不回答，便取禮帖一看，方知是為司馬玄定親的，也就笑笑，別了眾人，上轎而去不題。

卻說呂柯一逕到了紅菟村，問尹家住在那處？原來尹家因尹苻煙才美出名，人人都知。一問便有人指引道：「前面一帶樹木傍著溪河，就是他家。」呂柯便住了轎，叫一個家人先去說知。尹老官忽聽得呂老爺來拜，要替司馬解元定親，慌做一團，忙忙走來與女兒說知道：「這是那裡說起？呂翰林老爺到我家，卻怎生區處？」尹苻煙聽了，心下已知是詩扇的來頭，因對父親道：「呂翰林便呂翰林罷了，你慌些甚麼？」尹老官道：「你到說得容易，他一個大官府，那個去見他？」尹苻煙道：「他來拜你，你就去陪他。」尹老官道：「陪他還是作揖，還是磕頭？還是坐著，還是站著？」尹苻煙道：「賓主自然作揖，那有磕頭之理？」尹老官道：「他是紗帽圓領，我卻穿甚麼衣服？」尹苻煙道：「野人便是野服隨身，何必更穿？」說不了，外面已鬧嚷嚷擺了許多禮物，樂人吹吹打打，呂翰林已是圓領紗帽，齊齊整整立在草堂之中。此時驚動了合村男女，都擁了來看。尹老官尚諒諒阻阻不好出來，虧了張老兒是見過呂翰林的，叫道：「尹老官，快出來見呂老爺，不妨的！」尹老官出便出來，還只在板壁邊，局促促的不敢上前。到是呂翰林先滿面笑著道：「尹親翁，請過來作揖。」尹老官見呂翰林叫他，方大著膽走到面前，銜頭銜腦的唱了一個大喏道：「呂老爺，小人無禮了！」就端了一張椅子，放在上面道：「老爺請坐！」呂翰林回了一揖，也就坐了。因叫家人放了一張椅子在下面，說道：「請坐！」尹老官道：「小人怎敢？」呂柯道：「有話說，坐了。」

尹老官只得屁股尖兒擱在椅邊上，一半算坐，一半算站，引得看的人無一個不掩口而笑。呂翰林道：「我此來不為別事，聞知令愛才美天生，今已長成，我有個敝友是四川解元，名喚司馬玄，少年未娶，正好與令愛為配。我學生特來為媒，乞親翁慨允！」尹老官道：「老爺說的就是。」呂翰林叫家人將禮帖送上來道：「既是親翁允了，這聘禮可收拾明白。」尹老官接了禮帖，又認不得，只是癡癡立著。呂翰林道：「親翁只消進去，與令愛查點便是了。」尹老官連連點頭道：「有理。」遂將禮帖拿進去與女兒看。女兒看見聘禮不薄，又見呂翰林親自到門，心下暗想道：「此生因我前日詩有『輕薄』二字，他故過此恭敬，可謂深知我心！便嫁他也不相負了。」因對父親說道：「父親既允了他，可將禮物搬了進來。呂翰林遠來，須留一飯。」尹老官聽了，一面叫田上人將禮物搬進去，一面就殺雞烹魚，收拾酒飯。

呂翰林因受司馬玄之托，便脫下吉服，換了便衣，耐心等他飯吃，就四下觀看，見李九我題的「小河洲」匾額，因歎道：「前輩鑑賞，自然不同！」尹苻煙又備了香茶在「浣古軒」，叫父親請呂老爺到軒子裡去坐。呂翰林見軒子裡詩書滿座，古玩盈前，不勝羨道：「珠藏川媚，玉韞山輝，只消在此盤桓半響，而淑人之才美已可想見八九！」坐不多時，又請他到「無夢閣」上去吃飯，閣上詩文滿壁，更覺風流，與塵世迥別。先在軒裡吃茶，後到閣上吃飯，飯已吃完，拿著酒杯東看看，西念念，竟捨不得起身。日已過午，家人催促，只得謝別主人而回。正是：

色不虛傳才有神，憐才好色不無人。

莫言身入溫柔地，只望簾櫳也損神。

不知呂翰林回去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